

陈燕妮采访录：50 个中国人的美国经历（上卷）

陈燕妮采访录

《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姊妹篇

陈燕妮/著

遭遇美国

50 个中国人的美国经历

中国出版社

遭遇美国 陈燕妮采访录： 50 个中国人的美国经历

（上 册）

陈燕妮 著

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

遭遇美国 陈燕妮采访录：
50 个中国人的美国经历

（下 册）

陈燕妮 著

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美国 陈燕妮采访录:50 个中国人的美国经历/陈燕妮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1
ISBN 7-80088-872-X

I. 遭… II. 陈…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343 号

遭遇美国 陈燕妮采访录:

50 个中国人的美国经历

(上 册)

陈燕妮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印张:11.875 字数:25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 册

ISBN 7-80088-872-X/Z · 122

定 价:33.60 元(全套)

内 容 简 介

这本《遭遇美国》是陈燕妮继《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和《陈燕妮：纽约意识》后推出的又一不同风格的力作。

这本书正如陈燕妮所说的，是有关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坦露，想起过往的美国艰辛，过来人会一下子增添很多不堪回首的脆弱和坚强。

这本书记录了 50 个人们熟悉或不熟悉的中国人的美国经历，这其中有作家、画家、歌唱家、戏曲演员、电影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记者、运动员……不管这些人当年在国内多么地有名望，多么令人仰望，他们一到美国那特定而又陌生的环境里，从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自己已经沦落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介平民百姓，与他们在国内的地位、声望相比，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其它各方面，落差何止千百丈，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

于是，他们便有了心理上缓慢的适应过程，有了饱经磨难的打工糊口的艰难历程，有了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波折起伏，有了事业上的不懈追求……

他们有的重操旧业；有的转行从事其它；有的还在不断探索。其中有人业绩辉煌，成为在美名人；也有人落魄，终日为生计忙碌奔波，百种千别，不一而足。

读者可从这些人口述的亲身经历中，感悟到在美国闯荡的艰难，了解中国人的奋斗精神，以及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上册 目 录

刘索拉	(1)	杨建立	(193)
李 斌	(15)	胡雪桦	(209)
罗 赛	(29)	徐建安	(223)
谭 盾	(43)	严歌苓	(239)
杨之光	(57)	谢一宁	(253)
姜 华	(73)	黎 玉	(269)
王俭美	(91)	田浩江	(285)
罗 燕	(105)	王维民	(301)
袁运生	(119)	邬君梅	(319)
李明刚	(135)	史钟麒	(331)
马 健	(149)	何晓鲁	(345)
陆志云	(163)	李道极	(359)
温元凯	(179)		

下 册 目 录

华文漪	(375)	李 斌	(553)
陈丹青	(387)	袁志伟	(567)
程 珑	(401)	官明军	(585)
陈 中	(415)	张 宁	(599)
殷 新	(427)	毕 琦	(615)
卢新华	(439)	刘 禾	(629)
张卫平	(451)	丁绍光	(643)
吕大渝	(465)	于萌萌	(659)
王 维	(479)	黄秋燕	(673)
詹萍萍	(495)	王洛勇	(685)
齐淑芳	(509)	张慧明	(709)
张 利	(523)	陈 烨	(725)
欧阳小虎	(537)		

刘索拉

刘索拉背景

生于北京，
1978 年考入中央
音乐学院，毕业后
进入中央民族学
院教授作曲，并于
80 年代初期发表
成名小说《你别无
选择》、《蓝天绿
海》等。1987 年进
入北京作家协会
成为合同作家，身
兼作曲家、小说



家、歌手多种身份，并曾应邀到世界各地艺术节演出。曾经为多部中国电影、电视剧、舞剧、戏剧作品等作曲。

1988 年初前往英国展开长达六年的创作及表演活动，1993 年起到美国发展。主要音乐作品有：摇滚歌剧《蓝

天绿海》、音乐剧《梦游》、大型舞剧音乐《六月雪》、大型说唱音乐《碎琴》等,在美国与美国宝丽金 AXIOM 录制个人作品《蓝调在东方》。目前,她正在美国创作长篇小说、歌剧、人声器乐协奏音乐会及大型人声表演艺术戏剧等。曾参加在南韩举行的奥林匹克演出活动。

主要小说作品有:小说集《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等,近期主要小说作品有《混沌加哩咯愣》。

刘索拉录音——

其实,比起该读书的人,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我这个人这辈子唯一的优点是,我敢去试。

我第一次出国是1987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新闻总署每年邀请一位作家到美国访问,我就到美国访问了。访问之后我又回到中国。再出国是我自己联系的。与我第一次出国相比,第二次出国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我是一个访问者,别人为你安排好了各种事情,所有人都对我特别热情。第二次我出国去的是英国,而且一般从中国到美国来而没有到过英国的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殖民地”,在英国,作为一个外来人你会感到人种的不同,你不会感受到那么多复杂的层次。因此你会感受到很多压力,我也更加懂得香港人的感觉。英国是一个代表强大的欧州文化的中心国家,不像美国,中国其实也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一个中心国家,因此我到英国去,感到和英国人特别有话说,尤其是英国伦敦人,我感觉和北京人特别像,压力、压抑、层次感觉和北京人很像很像。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西方人但是你搞西方艺术,英国人就会歧视你,会首先给你划一个问号,比如我是搞西艺术的,他们会觉得你玩什么西方艺术,西方是他们的。他们有最大的权利来讲解西方。

也因为这个,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英国人傲慢,但他们有一点是

好的，那就是他们要的是真东西。比如你说到莎士比亚，你就得给他说得地道了，别玩花的。英国人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的。这就有点像是老派的中国人搞中国文化有保守的一面，但是也有扎实的一面。

我到美国后的感觉就是完全的另外一个样子，美国是这样一个地方，他不会给你压力，不会说你不是真的，但是由于没有这个压力，这个国家就充斥了许多胡说八道。也就是说胡说八道在美国可以滥行。这里因为没有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保守的标准，也没有一个应该有的标准，因此如果你没有方向，你就会很快地淹没在这里面，然后你自己也就变成一个胡说八道的人。

我之所以选择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由于具有轻浮的一面，所以他的信息量特别大，无论好的或者是坏的，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准则，你就可以在里面挑选。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都愿意试验，美国人相比之下就乐于参与你的各种试验，在美国你比较容易找到参与者，但是英国的情况就不同。

当年，我是靠一个音乐剧的制作邀请到英国工作的。我们当时的制作费用不错，日子也过得比较宽裕。我一到那里就开始作音乐了，一到那里每天晚上就和我的音乐家一起去喝酒，一喝就喝上一下午外加一晚上。我之所以找到这样的机会是一位英国的导演曾经到中国去听过我的《蓝天碧海》音乐剧，这之后，他就希望在英国排演我的歌剧。那时我特别幸运，我到英国去，一下子代理人什么的就全有了，那时的我是要去主演自己写的音乐。

那一年，我的歌剧已经确定在九月份要演出，所有的预算都已经打好了。当时，现在说来已经是世界闻名的《西贡小姐》音乐剧刚

刚在筹备,那时它不像现在这么红,当时《西》剧的导演看了我在英国的 MTV 就想让我去,结果我的导演没有让我去,他当时问我“你是要自己的歌剧还是别人的歌剧”?听了这话,我就拒绝了《西贡小姐》。然后紧接着,九月份的时候《西贡小姐》就红火起来,我的歌剧就黄了,实在说,我的歌剧根本就是石沉大海。因此,在国外我学会了千万不要听什么好消息,如果有人说要和你签一个合同,但是签约的前一分钟,这个合同都会变。

在这之后,当我的生活即将发生困难的时候,我马上做了我的第二个音乐剧。我在做这个歌剧时的预算比前一个要小得多,钱少得多,非常穷。这种时候,我不仅变成了编导和演唱者,而且还身兼作曲、舞台设计和设计服装,什么都干。当时,我们的车子上拉着我们的所有道具,车子一到达演出地点,就自己卸道具。而且是车开到哪里就演出到哪里。

在国外干音乐这行其实是有单独渠道的,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得到有关的基金,一些在美国或者海外能够持续自己专业的音乐家,几乎都是这样生存下来的。因为得到了基金就能让音乐家生活下去,这里或者那里给你一点钱,你的事情就成了。

刚刚到海外来的时候我还不够成熟,那时我总是做完一个项目后再做下一个。我现在是同时做十个项目,这样就成熟了。因为十个项目中如果有两个行了,就可以了。

在美国,我每天中午 12 点或者一点钟起床,早上我睡觉,我一般是从早上四五点钟开始睡觉,那时我不接任何电话,这样我可以利用整个晚上的时间,没有人来打扰你。当然这样做也有很多不方便,比如排练的日子里我就得正常一点。我的生活中老得转时间,

比如说要演出了，我飞到演出地点，可能的情况是早上飞晚上就要演出，第二天早上又有采访，时间就得转过来。干这一行，你就得干脆下定决心，这一辈子就这么活了，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也就习惯了。

这种时候，你的家庭生活就得照你的生活方式了。我必须找到一个人能够适应我的这种生活，他得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活的。多少年来我曾经试着放弃过我的这种状态，但是它是不可能的。一直以来，我想做一个生活“正常”的女人，但是我发现我本性就是适合做音乐，就是这么回事。我没有办法。

你说我能怎么办？就是这么个破人。

面临这种现实，你会很不高兴，人一不高兴，还就会死得快。

我在英国的时候就曾经到美国来和搞音乐的黑人住过，我专门就是为了采风，我住在孟非斯，就是美国黑人蓝调的大本营。

我特别喜欢黑人的蓝调音乐，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真实，它不仅有忧愁的东西，而且还有很多高兴的东西和反叛的东西，蓝调后期又出现了许多“反蓝调”。相比之下，美国音乐中的百老汇歌舞剧其实是最没有意思的东西。当年我从英国到韩国去参加奥林匹克的演出，如果我是从中国直接到那里去演出的话，我会感觉特别好，因为那里有两个大乐队为我伴奏，那就是百老汇的规模，但是我当时的感觉是实在太虚假了。感觉特别不好。我在那里是演唱自己的作品，代表中国歌手，但是在那个环境里，我感觉自己不像是一个做音乐的，而是在做一个大型的模特表演之类的，很表面化。那时候我在英国整天和一个庞克乐队演出，然后转回头来去了韩国，每天有人来审查你的衣服。参加我那场演出的人全都是欧美

50年前很红的人，或者是在亚洲很红但是在美国没有人买帐的电影明星，所以整个是个时装秀，当时的场面把韩国的人带得很疯狂，但是当我把演出照片拿回去给我的英国朋友们看时，他们要我“最好把它们藏起来”。

我说过我是一个比较敢试的人，其实这也是造成我生活不稳定的因素。很多人那里的真理到我这里都是我试出来的，我搞文学、我搞音乐、我还画画。当初我要搞文学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都反对。我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后马上就搞流行音乐，也是所有人都反对，我马上又唱上了，没有人支持我。在选择方面，我其实是一个糊涂人，我不是一个明白人，到现在，很多生活中的基本常识我不懂，所以我要问自己的女朋友，我常常甚至要问为人处世、家庭中的各种琐事这类事情。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适合搞音乐，我不知道结果会好或者不好，我说不干了就不干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事情我就是想干，哪怕人人都说不好我就是想干。一切都需要看结果，结果好的就算我幸运。我性格中就是喜欢这样的刺激，如果有朋友说咱们去当海盗，如果当时我觉得刺激，我就去当。这其实挺危险的，当完海盗之后才会坐下来想：唉，刚才我怎么当海盗去了？所以我这一辈子中做过许多错事，我会一直做到底。

一直以来，我脑子里面感觉到我每天都在放弃一些东西，每天都在放弃，本来作为女人天生我们该有很多东西，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好像不停地在扔东西，不停地在放弃，很多家里灌输的东西都扔了，经过这种磨练，你开始对自己目前的处境越来越高兴。从整个从中国到海外的人来讲，我的经济状况一直算是比较幸运的，我有时会到了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但是我会一直有朋

友帮助我,或者每次当我最困窘的时候,忽然就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合同,又把我救了。我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你一直要做好一败涂地的打算,我的很多哥们因此常常跟我说,“不行就到我这里来住”。我的朋友特别多,很多朋友让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托着我、支持我,觉得我做的事特别难。目前,我知道像我这么干的人只有我一人。我非常难,我为自己制定的方向也决定了我很难。因为如果你要做一个作曲家,你就是写曲子,然后演出你就是靠基金;如果我一直想当一个流行歌手倒还不是那么难,前几年的时候我在欧洲拒绝了很多当流行歌手的建议,他们会说你长相比较年轻,你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和一个什么样的乐队演出,需要包装一下。我有不同的代理人,而且我是那种代理人一看就想包装的人。这么多年来,很多代理人一看到我就说,你是一个东方人,你自己又会写曲子,长得又不错,加上你自己在中国的名气之类的,你太容易被包装了。但是这种包装实际上非常可怕,那么我还得有胆量去拒绝这种包装。你如果个性不强的话就会被包装,这种包装你试过一次就够了。比如说他们会让你唱你根本不想唱的歌,我曾经试过这种包装,我想看看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我不得不拒绝。那时候我还在英国,我不往下做了,因为我的东西这么出来后已经不是我的了。比如他们会让你做一种状态,而你身上根本就是没有这种东西。流行歌手就是有要服从的因素,如果要包装的话,我写出来的歌也就是得要别人来改编一下。我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不一样,因为我一直处于一个很不明显的状态,又在这里,又不在这里。我是在探索一种新领域,其实学古典音乐的人和学流行音乐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探索。

在海外,我已经有各种经验了。一个唱片完全被做出来了,但是在没有上市之前,你必须想到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情都可以把这张唱片销毁。我在英国的时候就经受过这种事情,我的唱片做出来了,MTV 也已经做好了,但是这时候,公司倒台了。你什么东西也拿不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除非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经纪人,除非你自己就是一个商人。在国外,很多音乐人把自己的房卖了,就是为了准备自己的下一张唱片,然后再把唱片卖了,再把钱拿回来。拿得回来就拿回来了,拿不回来就算是赌完了,就死了。完全是赌博。

我现在已经对生活中突然出现困窘的状态快麻木了,其实我也必须麻木。我不知道我算是搞流行音乐还是古典音乐,音乐是很细地分档的,但是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档。我把自己的处境放在做一个摇摆不定的地方。有一次一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曾经经历过像国王一样,很多人在外面排队给我献花。那时候我在做一个商业演出,得到很多钱,一天换四次衣服,有两个女人跟着,只要我一站起来,她们就会把你的衣脚烫平;但是我也经历过完全掉在一个杄兒里,和几个音乐家一起,排练之后每人出一块钱来买一个三明治,晚上再照同样的办法来吃,冻得要死。曾经有记者要我谈一下中国的音乐政治压力,但是我告诉他们:西方的压力更大,巨大的经济原因会使得一个演出说完就完。

现在我出一个唱片,会有自己的提成,我还可以向我的出版社预支费用,最少大约也可以得到几万左右。但是你要交钱给你的代理人、给你的律师,中间总是会有人来一道道地拿钱。我们的所有合同都是要给律师看过的,这也是要给钱的。如果制作费很高,我

会打出一个预算给唱片公司,同时也等于我欠唱片公司的钱了。未来,等到我有钱了,交钱的时候各种事情都要交钱,甚至于我的曲子是有版权保障的。我和一家公司签了这方面的合同,里面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即便未来是我把自己的东西拿给别人,我也要付赔偿费的。这些欠下来的钱今后是要从我自己的帐里一笔一笔地还给他们,直到还清楚才可以自己提成。所以,英国的一个报纸就曾经报导过一个很有名的摇滚乐队,他们说:不要看我们的乐队拿到一笔合同就是二十万,但是到最后,我们常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我的状况也是,好像我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出版商在身后了,但是我其实已经被转进一个庞大的商业的轴里面去了,所有的东西他们付出了,最后都是要拿回去的。

这整个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赌博。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不愿意放弃在美国做事情所能感受到的刺激,感觉中这里虽然苦,但是刺激性大。回国这件事情对我说来相对比较容易,我是音乐学院出来的,又有点小“臭名”,找个工作什么的并不难,最起码能找到事情做,而且会有人对你在干什么感兴趣,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够刺激。在这里谁都不知道你,然后你一个在这里“刨坑”,天天疯了一样上窜下跳地着急。

在音乐上,我已经做了十年的采风,我一直主要做歌手,除了音乐学院教给我之外,我等于自己给自己上了一课。这十年的时间里我把摇滚乐和黑人的蓝调、爵士之类的东西都学了十年。我去感受它们,现在我已经该开始我自己的创作了。我不再是歌手了,我要把我过去学到的学院派的东西和我自己在采风中学到的东西进行整理,创作出我自己的音乐来。